

藍
墨
水
紅
墨
水

張
東
書





藍墨水
紅墨水

吳其琅

許國榮

藍墨水 紅墨水



獻給關心我們的朋友們。感謝你們多年的關切之情。

（紀念品，請勿外傳）

目 錄

一年間(吳其琅部分)	一
------------------	---

一、零亂的記憶	一
---------------	---

二、『二流堂』及其它	三
------------------	---

三、他一頭扎進了這張無名無利的報紙	四
-------------------------	---

四、關於去美國	五
---------------	---

五、愛情	七
------------	---

六、我的『愛情自白』	九
------------------	---

七、這一段的後記和題外語	一〇
--------------------	----

八、華東之行	一二
--------------	----

落英時節桂花雨	一二
---------------	----

四世同堂東梓關 一五

翠柳搖金樓外樓 一九

九、朋友們 二二

芳鄰二李 二二

不屑媚俗的阿Q 二五

杜、石二總 二九

老簡啊，老簡 三四

粗中有細孟春明 三五

盧吉蘭，你的一份溫情 三六

寵辱不驚說唐棟 三七

好人沈冠祺 三八

舞者曹誠淵 四一

廣東『第一個吃螃蟹』的女人 四四

一年間（許國榮部分）…………… 四六

一、我與吳其琅…………… 四六

緣份…………… 四六

初識…………… 四八

接觸…………… 四九

焦點…………… 五一

解脫…………… 五二

品格…………… 五四

感動…………… 五五

性情…………… 五六

身世…………… 五九

愛情 六一

二、且作嶺南聯邦人 六三

『吳其琅和聯邦什麼關係』 六三

第一個認識的 六四

第二個認識的 六五

杜總，現代企業家 六七

靚麗的聯邦人 六九

三、與老邁在羊城第二次握手 七一

四、老單位，新團長 七七

後記 八一

一年間（吳其琅部分）

一、零亂的記憶

我的記憶常常象書房那樣一時整齊一時雜亂，前者是相對的，後者是絕對的。不管整齊或雜亂，我總是比較多的時候坐在書房里，說不定什麼情況下我就得從那里四處翻騰，想要找出自己立馬需要的東西，常常又是找不着，結果隨便找了件代用品湊數……

我們習慣了從頭到尾敘述一件事，不管是寫劇本，寫小說，寫新聞通訊或者運動中寫交代材料。總是某年某月某地某人某事，開始及其終結。但記憶不全是這樣的，一件無根無苗的事忽然奔突而出，占據腦海的大部分篇幅，讓你无暇追根問底，似乎毫無邏輯，只憑那匹思維的野馬（我不知道那究竟是大腦的左半球還是右半球在起作用）任意奔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某天我決心到羊城晚報招待所探視前來參加《文化參考報》十周年的賓客時，碰到了榮那生疏而怨艾的眼光。他說接到我的電話前已邀請了他的清華同學趙在談闊別四十六年來的離情。

我知道這是他來羊城多天而我忙於準備十周年活動未能早日接待的緣故。我沒有多作解釋，便隨他們一同去到晚報隔鄰的餐廳。

席間大多是他和趙談話，偶爾和我眼光相遇，很快便閃了過去。但我却有較多的機會可以仔細打量他。

這位曾經是我在四野部隊藝術學校當副排級學員時的分隊長，臉上刻滿了滄桑生活的印痕，又乾又瘦，當年挺拔的帥氣幾乎蕩然無存。他穿一件墨綠色的羽絨大衣，頭髮白而且少而且亂，唯有眼睛是我所熟悉的，是那種洞察幽微、保存着一泓明澈見底的清泉，同時對是非有所決斷的眼睛。

有這樣眼睛的人是不會倒下的。

我在『部藝』的另一個分隊長周南雁，當時和榮是同一級別，大學生和

老革命（他們都是地下黨員，我們則還不很清楚黨為何物）。他們和我們是『不同檔次』的人物。我調到廣州工作後，周是採訪對象，並且是我辦《文化參考報》的積極贊助者。周常給我寫文章，並且把遠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當研究員的榮的文章介紹給我。他們之間聯系的頻率當然是很高的。我知道榮的某些生活坎坷情況也是出自周的介紹。

我曾經把一件未能忘懷的往事請周對號入座：我讀『部藝』時一次晚起，跑進早操行列，未能打好的綁腿松了下來，長蛇般蜿蜒於操坪上。領操的分隊長大聲喝令我出列打好綁腿。這事對於少受呵叱的我不啻奇耻大辱。當我以各方面成績優秀畢業并被保送到報社工作後，我難以忍受兩年順利的部隊生活中這一抹也許別人全不在意的『黑點』，於是當我和周成為『老戰友』，身份略顯平等、年齡的差別也因女性見老而淡化後，便開始了多次『反擊』，并不理會他至少是『師兄』，無論如何有惠於我的報紙的鐵一般的事實。榮南來後周向他質疑，似乎我的『隊籍』成了他們相互推諉的借

口，最後居然確認我是榮那個分隊的。周說：『冤有頭，債有主，我可給你找到「仇家」了。』奇怪的是，我心中存疑，榮倒並不曾矢口否認，總說：『千里冤仇一線牽哩！』

後來知道，『文參』十周年慶典結束之前，榮就想買機票回北京，因為他一直不見我到招待所，認為受到了東道主的『冷待』。說來湊巧，竟因為售票的人不在，就沒有買成，終於完成了參加這個『文參』終端節目活動的任務。慶典之後，他說他有位近五十年不見的清華同學住在新市海南軍區幹休所，要求他到那里住一天，然後直接回北京，免了當時無車少錢更缺時間的我的最後送行。我聽了當然感到輕鬆。分別前夕，剛好參加社慶演出的嚴順開也在，由孟春明、唐棟分別作東請吃飯，唐棟還派車送我們、包括部隊的老朋友前往世界大觀游覽。我多次到過世界大觀，不覺得有重游的必要，但由於有人作東，同游的隊伍浩浩蕩蕩，免除了我的負擔，因此雖然誤了進園時間，只能在無燈無火的情況下摸黑在園中行走一圈我仍興致不減，面對

幢幢假洋建築，私自慶幸總算沒有又一次冷落四十年未見的『大師兄』。

二、『二流堂』及其它

和榮分手時我曾請他屈當『文參』北京地區特邀編委。他認識很多有名作家，如能穿針引綫，可以把『文參』的作者隊伍提高一個檔次。

沒想到十多年『不抽烟不喝酒不看電視劇——無欲無求』的他從此開始一種新的啓動。回京不久，他便滿城奔走，游說於名人寫手之間，一時竟將文學藝術各主要門類的老中青『哥們』輪流拜訪多番，《文化參考報》從此在北京文化人中不脛而走。

春末，榮和大才子黃宗江在後者赴美探女前為『文參』舉行兩次名家聚會。宗江老師以『最佳好友』稱呼我，把我和我的報紙推出在衆多名家之前。那天是在中國作家協會『文采閣』聚會，並無盛宴，只是點心招待。出

席的有：吳祖光、黃苗子、郁風、藍翎、邵燕祥、唐瑜、牧惠、舒展、方成、丁聰、沈峻、呂斌軒、謝文秀等多位，還有黃宗江、阮若珊夫婦。這群作家中，一部分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及其他刊物任職，另一部分則是『文革』前被打成『二流堂』的著名成員。前者作品大多和社會實際緊密結合，後者詩詞歌畫、文采風流，屬於純粹文人一派。那天我得到一本漫畫冊，是丁聰的新作，內為經他選擇的各文藝大家頭像，每幅頭像都有被畫者本人題詞，或打油詩，或片言只語，都十分生動地顯示出本人的性格。他們中許多人帶來了文稿作為見面禮，其餘的也都答應寫好寄來，事後果然紛紛履行諾言。榮還親自組織了另一批中青年作家『小聚』，出席的有：童道明、隆蔭培、林克歡、何西來、柯文輝、歐建平、林一安、陳劍雨等，大都是京都文壇的中流砥柱。此後這批朋友又陸續再串聯一批作家寫手，頓時使『文參』的作者群更加引人矚目。想不到這一年『文參』只出了十二期試刊即告無疾而終。我作為法人代表和總編，在收拾殘局的同時，面對一封又一封來稿實

感愧疚和無能為力，也深感榮及宗江老師的一番心力是白費了。

三、他一頭扎進了這張無名無利的報紙

在各種各樣組稿活動中，榮一貫親力親為，呼號奔走，但在一些重要場面他却退居幕後，極少露面。雖然出席者多是他的熟人，有些則是他的朋友或他采寫成書的對象，他也總是把我推薦給對方，自己則在一旁作聽眾，有時巧妙地糾正我談話中的錯漏，或作恰到好處的補充。這時我照例稱他為『大師兄』，深感師兄對我的關心和照拂。

喜劇表演藝術家嚴順開、王景愚都是我的好友，多年來有感於順開的『含淚喜劇』之深刻精微，景愚的『諷刺喜劇』之命運多舛，而另一喜劇表演藝術家游本昌則在某種意義上把意大利喜劇引進我國藝壇，一定程度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與此同時，作為一名文化記者，我還深感目前瀰漫於舞臺

的一些逗笑小品之媚俗，有的已經達到不堪入目的地步。為此，我多次和順開、景愚談起想舉辦一次喜劇研討會，解剖幾隻麻雀，為共和國培養的上述第一代喜劇表演藝術家作一次藝術總結，從而向下一世紀的中國喜劇提供若干可資參考的素材。

我的這個不成熟的想法得到了榮的極力支持。他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研討喜劇正好是本職業務。記得前幾年他為『文參』寫過一篇使我十分感動、當即發排的稿，那是記述南京大學年輕的副教授（現為教授）胡星亮那本《中國現代喜劇論》艱難出籠之經過的。不僅準確、生動地介紹了、解釋了那本書的主旨和內容，給予公正客觀的評價，而且對它由於指出了我國喜劇的艱難環境及其流行的弊病，刺痛某些文化販子從而不能順利出版的實質作出犀利的針砭。可以說，這篇文章昭示了榮歷經坎坷仍然仗義執言的美德，也是我對他產生良好印象的伊始。

於是，我們以好幾個月的時光，除編報、採訪、組稿外，就沉溺在舉辦

一次喜劇研討會的夢想里。參與我們這個夢想的，還有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任不久的院長林克歡，作家、劇評家童道明等。榮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地作出方案，修改預算；他說服林克歡的『青藝』和我們一起主辦這次研討活動。一次在黑夜到林家索取資料，跌倒在『青藝』宿舍的扶梯上，原來受過傷的腰肌痛了多天……

喜劇座談會受到許多個人和單位的贊同，其中包括廣州電視臺及其臺長邱卓濤、副臺長沈冠祺等。後來當然也是由於贊成者無錢、有錢的不懂它的必要性而作罷。但我確信這是暫時的現象，總有一天這一『議』要列入重要的日程。

榮自覺地、名副其實地一頭扎進了我們這張既無大錢、亦無大名的文化報，除稿費外並無工資，況兼組稿多撰稿少，稿費也拿不了多少。這經常使我疑惑不解：這位據說是『少吃少喝、無欲無望』、終日閉門讀書寫作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奮起不懈為一張遙遠的報紙勤懇認真地工作起來了呢？

四、關於去美國

周南雁一次對我說：榮全家要赴美定居，但榮不想去，你是否可以為他在廣州找個工作？我未置可否。

我不知道榮在美國有親屬。周說，在美工作的是榮妻的前夫之子。

我聽了有幾分明白，也有幾分不明白。

到北京開作者會的那次，榮向我訴說他正在和家人作拉鋸戰，無止無休，精疲力竭。對方拉他赴美，他不願去。他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這樣回

答：『如果全家都去，應顧全大局一起去。』他沉吟半晌，然後輕輕說了

聲：『那麼《文參報》呢？』

開始，我覺得榮的赴美和『文參』並無直接關係，但轉念一想，他是報紙在北京方面重要的力量，他一走，這座聯系京都名人的橋梁就斷了。於是進一步商談之下，決定再邀請我從前的老友藝研院舞研所研究員隆蔭培填補